

第二十八章 聖誕晚會

當高易還在享受美夢的時候，艾瑪和拉妮已在廚房開始準備早餐。今天是1870年12月臨近聖誕節的最后一個周末，租界的西人公私機關都從這天起開始年末的放假，也是高易和山多士談判了結兩件案子，從錫蘭科隆坡回到上海繼續忙碌半年后，第一個舒舒坦坦地睡到自然醒的早晨。

自從有了兒子亞力克斯后，艾瑪每天都會在早晨七點以前醒來，起床，去嬰兒房照看孩子。通常在這個時候，高易已經全身上下裝束打扮停當，就差沒有扣上西服的胸紐，隨時準備吻別艾瑪，然后提起皮包出門坐馬車去律師事務所。因為這個緣故，今天早晨，艾瑪起床的動作特別小心，在確定沒有驚醒酣睡中的丈夫后，她遵行常規去同一層樓探望兒子。

一年零八個月大的亞力克斯，剛剛醒來。初醒的兒子，就像春天早晨吸飽早露而綻開的花朵，散發出醉倒母親的嬰兒香。亞力克斯，頭發金黃像父親，蔚藍色的眼睛不知是遺傳於父親還是母親，因為眼睛的顏色會隨著孩子的年齡增長而變化。他抬起滾圓的小腦袋，兩條腿像小大力士一般，伸出被子外，用肉鼓鼓的小手指，按著胖都都的腳趾，嘴裡牙牙學語。搖籃裡的他沐浴在粉紅色裡，分不清這是艾瑪拉開窗簾后剛透入的曙色，還是健康的嬰兒膚色。

艾瑪離開亞力克斯后，下樓到廚房，和拉妮一齊準備早餐。早餐的菜單是她和拉妮隔夜擬好的：煎熏肉，煎紅腸，煎雞蛋，焦糖平底鍋甜餅，蕃茄汁浸沙丁魚，黃油土司，夠6人喝的鮮橘水，和現磨的錫蘭咖啡（從科隆坡帶來的咖啡豆）。準備這頓早餐的企圖心很明顯，艾瑪要用豐富的一餐食物，彌補高易成年到頭，有時包括周末在內，不能從從容

容享受一頓英式早餐的不足。

高易醒來后，起床，刮臉，走下樓梯時，凱塞克大班夫婦已經享用完早餐，離開餐廳。

高易摸著散發出肥皂香味的臉頰，穿著睡袍，坐下在餐桌前。艾瑪滿意地注意到他的目光迅速盯住滿桌豐富的食物，而不是像往常那樣，首先拿起早晨送來的《字林西報》，目不轉睛地念起來。

"親愛的，要幾片平底鍋餅？"

"一片夠了。"

"瞎說，看這堆滿一盤的鍋餅。"

"那就三片，謝謝。"

高易將一片煎熏肉放在一塊烤成金黃色的土司上，大口送入嘴裡。他知道面對艾瑪特地準備的這桌早餐，不大吃大嚼一番，艾瑪是不會滿意的。於此同時，他的眼角偷偷瞄了一下凱塞克大班看完后留在咖啡壺旁的報紙和一疊拆開的信封。

"這是今天的報紙，"艾瑪注意到高易的視線，把最新的《字林西報》遞給丈夫。

"讓我吃完這口再看，"高易一邊回答，一邊接過報紙。《字林西報》的前身是《北華捷報》，其中周末隨報贈送的副刊，偏重時事政治，但是高易並沒有立即打開那頁最感興趣的版面，而是仔細地用叉子戳著鍋餅的圓角，蘸起琥珀色的楓糖漿。

"今天的鍋餅鬆脆恰到好處，您和拉妮自己嘗過沒有？"高易吞下嘴裡的食物后問。

"我嘗過兩片，不敢再吃，怕胖。拉妮隻嘗了半片，她這幾天心情不好。"

"為什麼？"

"收容所裡一個小偷小摸的男孩不服她的管教，逃走了。"

"你自己沒有什麼不高興嗎？"

"倒是沒有。你覺得今天我應該戴翡翠項鍊還是白金項鍊去參加晚會？"

"什麼晚會？" 丈夫詫異地問。

"我的天哪！你連今天我們要去溫思達領事的聖誕晚會都忘了？"

"真糟糕，我還以為晚會是在平安夜舉行。對不起，我實在太忙了。"

艾瑪拋下選擇首飾的問題，轉向一個更加生意經的話題。"親愛的，尋找律師幫辦的事，進行的怎麼樣？我的忠告是，停止受理新的案子，直到找到律師幫辦。"

"我已經收到幾份履歷表，新年過後，我就要開始面試。我不想拖太久，因為又要處理案子，又要面試新人，隻會使我更忙。" 高易很樂意艾瑪用她的直覺和智慧，替自己排難解困，隻要這樣不會掃了她款待早餐的興致。"親愛的，你有什麼幫我挑選律師幫辦的建議嗎？"

"我不懂法律，學過的拉丁文都忘了。我能建議的隻有兩句話。第一句是不要找和氣而沒有用的人，第二句是不要找書呆子。"

高易一邊用烤得金黃的土司沾煎蛋的蛋黃流質，一邊品味艾瑪的建議。"我懂了。你是要我避開那些和靄可親的傻瓜，你無從生他們的氣，因為他們從來都不做真事，也就從來不做錯事。同時，你要我避開那些動不動有書為証，一生中除了埋頭書堆，沒有做過一件實事的人。"

"你解釋得比我自己講還清楚。要咖啡嗎？"

"好的，不要加糖加奶，這樣才能喝出新鮮咖啡豆的原味。"

艾瑪站起來斟咖啡，端咖啡給高易的時候，高易快速瀏覽了副刊上的新聞。主要新聞有兩則，都是關於法國的。第一則是9月份，拿破侖三世皇帝在色當戰役大敗，向普魯士投降后，法國發生共和革命，推翻帝制，成立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第二則是6月份，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被反傳教的華人毆斃，大清政府委任曾國藩和李鴻章赴天津查辦，查辦結果，錯在華人，目前正在和西方各國談判賠償問題。

"艾瑪，李提馬泰先生最近有消息嗎？" 高易問。他從天津教案想起正在山東煙台

傳教的年輕傳教士。

“昨天剛剛收到他的一封信，就在桌上，我拿給你看。”

高易喝了一口苦澀的清咖啡，讓不停咀嚼的牙床趁機休息一下，從已經打開的信封裡抽出信紙，默念起來。

李提馬泰的信，開頭講了他剛到煙台時，受到浸禮會同事勞頓先生的周全接待，使他很快在煙台安頓下來。不幸的是，勞頓先生在6月患傷寒去世，使李提馬泰臨時成了浸禮會在煙台，甚至是整個中國北方唯一的代表。接下來，在8月份，從天津傳來可怕的消息，法國領事和他的夫人以及21名修女慘遭殺害，謠言說煙台也將出現一波排外仇洋的浪潮。於是，李提馬泰加入了煙台洋人組織的志願自衛隊，一手拿聖經，一手拿來福槍，連續很多天，密切注意當地華人的動向。幸運的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生任何暴力行為，希望隨著大清官方對天津教案的妥善處理，整個中國北方排洋仇教的氣氛會平息下來。李提馬泰的信裡還提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請高易夫婦評論。那就是在守衛住地的日子裡，李提馬泰苦學中文，第一次成功引導一個華人皈依上帝。這個華人姓程，是前太平天國的文職官員。當其他教會的傳教士得知這個程姓教徒家裡還供著祖先的牌位，就來責問李提馬泰怎麼可以接受程姓教徒入教的。按照其他教會傳教士的說法，既然成了一名基督教，就該燒毀祖先牌位。李提馬泰的回答是：“當他燒毀他家的祖先牌位時，我想你也應該燒掉你父母的照片吧？”李提馬泰在信末指出：“之所以會引起不同教會之間的傳教分歧，是因為目前在中國北方，西洋傳教士中廣泛傳播的一本宣傳手冊。這本手冊把許多中國文化習俗貶低為偶像崇拜，貶低為罪惡。結果，這本手冊所到之處，都會爆發對傳教士的暴亂。之所以發生暴亂，不是因為中國人邪惡，而是因為手冊的作者的無知-----他們沒有全面研究過中國人的觀念，卻在當地人毫無過錯的地方，指責他們有罪。這就使絕大多數中國人成為對基督教懷有敵意的對手。這樣一來，這本手冊恰恰破壞了手冊作者所要實現的工作目標。”

"你覺得那個華人教徒該燒毀祖先牌位嗎？" 高易看完信后問艾瑪。

"不應該吧。據我所知，至少托瑪斯牧師是跟供奉長輩牌位的阿芳這樣講的：‘允許牌位。隻要禱告的時候，心裡想著上帝保佑先人在天之靈，就行。’"

"這樣說來，你，托瑪斯牧師，還有李提馬泰，都是自然神論者。"

艾瑪腦袋一偏，不解地問："什麼是自然神論？"

"自然神論就是認為每一種宗教，即便是那種最不完善，最墮落的宗教，其中也有寶貴的東西。基督教傳教士應該看到，在成堆的垃圾裡也能找到金子。異教徒的行為並非完全是魔鬼的行為。"

"我看不出阿芳的長輩牌位有什麼寶貴的地方。但是我覺得這是出自阿芳對他們的愛。她的父親是給長毛活活燒死的，再要阿芳把父母的牌位燒掉，這樣做不是太讓阿芳傷心了嗎？"

"或許我們應該停止神學討論，因為我們都不是神學專家。"

"是的，停止討論。可是，親愛的，你還沒有回答今天我應該戴翡翠項鍊還是白金項鍊去參加晚會。"

高易趕緊往嘴裡塞入一段"華洋食品行"的紅腸，用細細咀嚼滿嘴的食物贏得時間來認真想想該如何回答妻子這個比自然神論困難得多的首飾選擇問題。

"白金項鍊。"

"為什麼？"

"白金項鍊配白緞裙，這種淡素的打扮剛好適合你一點沒有胖的身材。"

"我喜歡你的口才。"

"晚會幾點開始？"

"下午5時。"

高易舒舒坦坦吃完早飯后，不到七個小時，太陽便悄悄溜下海去。儘管上海的緯度

比蘇格蘭低，但是冬季的白天同樣隻是連結黎明與黃昏的短暫一瞬間。當夜幕緊隨日落，降臨黃浦江岸時，英國領事館前點起了無數彩色的燈籠，和屋內屋外固定的煤氣燈，把整個領事館從屋基到屋頂，照得燈火輝煌。

為了今天的晚會，領事館從前廳到廚房，請來了幾十個幫手。前廳的酒吧由禮查飯店的酒吧掌櫃親自坐陣，一瓶瓶麝香白葡萄酒，波爾多紅葡萄酒，科涅克白蘭地，都井然有序地放在恰當的位置，此外還有二十箱香檳酒冰凍待用。廚房裡，除了領事館的司膳主管和三名馬來亞幫廚的原班人馬外，另外增添了禮查飯店的主廚和專來料理烤鴨的"維多利亞華洋食品行"的大班勝仔。英國領事館廚房早已成為"維多利亞華洋食品行"的長期顧客，所以領事館請這家信得過的食品行，另外招羅臨時人手，為晚會提供從佈置場地，搬運食物，到安頓車馬等打雜勞務。為了做好這件事情，"華洋食品行"的愛爾蘭總買辦艾倫親自帶領十個"食品行"裡的華人工人前來當差，其中包括一名剛招來的學徒工，因為這個學徒工懂得洋涇浜英文。

5點整，艾倫幫助溫思達領事在領事館前的草坪上親手點燃一枝照明彈，接著艾倫帶來的華人工人燃起一連串焰花，把天空照得五彩繽紛。當一切光亮的規跡隨著啾啾的呼嘯聲暗淡下來後，身穿黑褲白衫白領結的侍者打開正門，把晚會的客人們迎入領事館的客廳。這是一間高敞寬闊的豪華客廳，地板是柚木和大理石相間拼成的，牆上挂著文藝復興時代的油畫和四周的英式古典傢俱十分般配，天花板上垂下的水晶吊燈都是一件件不可多得的藝術品。比人還高的壁爐架上陳列著七彩景泰藍花瓶，上面的牆上被一幅碩大的維多利亞女王肖像蓋滿。除了沿牆角成排的新鮮盆栽聖誕紅花，兩棵墨綠的高大聖誕樹聳立在客廳的對角，上面層層疊疊裝飾著半透明或不透明的彩色玻璃掛球，緞帶，汽球，聖誕紅襪套，和金銀色居多的賀卡。

租界裡的名流都來了，就他們的職業和性情而言，各不相同，但他們對出席大英帝國駐上海總領事館舉辦的聖誕晚會的重視卻是相同的。他們中有十三國駐上海的領事；公

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們；儀和，沙遜，旗昌，公和，瓊記，仁記，丹拿等大洋行的大班，買辦；匯豐，麗如，麥加利等大銀行的董事；浸禮會，聖公會，長老會，聖經會等基督教派的牧師；天主教耶穌會的神父；著名律師，醫師，會計師，工程師；駐滬英軍指揮官，法軍指揮官；大清江海關上海分關稅務司；以及上述人員的夫人。大清上海道台涂宗瀛受到邀請，但他托病沒有出席。

出席晚會的賓客，除軍官之外，男士們都穿著燕尾大禮服，女士們的服裝從倫敦最新款的絲絨連衣裙，蕾絲邊鐘形裙子，鑲珍珠的緊身上裝，到綢緞滿洲旗裝以及日本和服，應有盡有，令人眼花瞭然。女士們的首飾從耳環，項鍊，發箍，手鍊，到腰環，都在燦爛的燈光下和侍者托在手裡放酒杯的銀盤相耀成輝。男女士們穿在外面的皮襖皮大衣被留在廳外的衣帽間裡。

禮查飯店搬來的樂隊奏起激動人心的《主佑女王》后，晚會以最輕鬆隨意的形式展開。客人們紛紛散成很多個小圈，有的坐著，有的站立，圍繞不同興趣的話題妙語橫生。於此同時，侍者們殷勤地托著銀盤穿梭在客人中，請客人挑選放在盤裡的各種酒類和各式佐酒小菜。名為小菜，豐富勝過正餐，它們中有白鯉魚魚子醬，花色炸蝦，醋腌小黃瓜，魚肉塞香菇，煎鵪鶉胸肉，鵝肝酥，油淋暖房番茄，北京烤鴨夾薄餅，波斯甜卷。。。不同的酒類斟在不同形狀或顏色的酒杯裡，各種佐酒小菜都用細巧的雙刃銀叉子供賓客挑走。

英國領事溫思達和他的衣著保守的夫人，端著酒，在一堆一堆的來客圈裡挨個打招呼寒暄，確定第一次來到這種場合的人不會感到拘束不安，確定到這個場合來有目的要結識某某要人的能夠得到領事的恰當引見，確定到這個場合來是為了眩耀某種成就的人不會受到冷遇，確定不同意見的人在這種場合不會發生不愉快的爭吵。而在所有的客人裡，溫思達領事真正希望找到后做一番交談的是新任法國領事達伯理。

達伯理領事身材壯碩，像棵橡樹的樹干，天生的銀灰色頭髮蓋在小腦袋上，壓著臉中央的獅子鼻，外突形的彎下巴看上去能挂住一盞燈籠。達伯理是拿破侖三世陛下任命

的外交官，在三世陛下退位后，繼續得到共和政府的留用，感到很得意。來上海接替白來尼領事的職位前，他在雲南蒙自當過領事，公余時間，他愛好魚類研究，和對中國的針灸醫術極感興趣。當溫思達領事在客人堆裡尋找達伯理的時候，這位法國領事正在興致勃勃地向一群聽眾介紹一本書。

"這是鄙人寫的《中國醫學大全》，一共680頁。" 達伯理握著一本裝訂考究的厚書，邊說邊打開封面，"瞧，這些插圖多精彩! 伯頓醫生，你知道這些人體上的紅紅綠綠是什麼東西嗎?"

臉色滾圓的伯頓醫生將臉湊近這本書，仔細端詳書上的插圖，然后搖搖頭，"不，我不知道它們是什麼，我在解剖學裡沒見過這些東西。"

"它們是經絡，懂嗎?" 達伯理很得意把公共租界裡的名醫問懵了。

"經絡是什麼?" 伯頓醫生問。

"經絡就是看不見的五臟六肺。"

"既然看不見，那麼這些插圖又是怎麼畫出來的呢?"

"憑感覺。好比說，你摔了一交，很疼。疼是一種感覺，但是你看得到這種疼的感覺嗎? 你總不能因為看不到‘疼’，因而否認‘疼’的存在，對嗎?" 眼見伯頓醫生和聽眾對自己的高見提不出異議，伯達理更加起勁地講下去："經絡就是對人體上看不見但是感覺得到的各種反應的描述，是一種感覺上的解剖，和伯頓醫生學過的解剖學結合在一起，醫生就不但能治療症狀看得清的疾病，而且能治療症狀看不清但是病人感到很痛苦的疾病，兩者兼顧，才是完美的。好比說，哲學大師伏爾泰在死之前，要求他睡得棺材必須是開口的，這樣如果上帝要他上天堂，他就去天堂，上帝要他下地獄，他就從棺材的開口處溜走，這樣一種兩者兼顧的棺材同樣是完美的，對嗎?"

伯頓醫生和越聚越多的其他聽眾拿不准有沒有聽懂達伯理的高論，所以談不上贊同還是反駁後者的說法。為了不要使法國領事感到冷場，伯頓醫生出於禮貌地問："請問領事

先生，您是怎麼通曉這套經絡理論的呢？”

“你的問題太及時了！”達伯理為進一步發揮滿腹故事找到機會，喜形於色。”我在雲南蒙自當領事的時候，周末做完彌撒后常去郊外釣魚。有一次，我剛在一處河邊放下釣杆，突然覺得左小腿被扎了一下，一條青綠色的小蛇從我腳下溜走，我被蛇咬了。這顯然是一條劇毒的蛇，我的左小腿從膝蓋以下很快腫起來，腫得像聖誕樹上的玻璃球那麼亮，很快我暈了過去。等我醒來的時候，發現小腿上的腫全消失了，自己躺在一個華人中醫的家裡，是我的華人佣人把我措到那裡，讓中醫用針灸把我救過來的。我請教那位中醫他是根據什麼來確定該在什麼部位替我扎針的，他告訴我根據經絡。從此，隻要有時間我就去向那位中醫請教，如此這般就有了我手裡的這本書。”

然後，達伯理滔滔不絕地講起他的大作如何已經流傳到法國，奧地利。法國已經出現針灸醫師，而他的大作是他們的案頭必讀，直到客廳裡的樂隊奏起施特勞斯的《華爾滋》，聽眾紛紛散去跳舞，隻剩伯頓醫生一個人出於禮貌繼續留在那裡當聽眾。

“達伯理閣下，”晚會的主人溫思達領事終於出現，問道：“我能冒昧請您留下這本書，讓我在假日裡好好拜讀嗎？順便我想請閣下移步到我的書房，參觀一下我的藏書。”

“當然。不過有點麻煩，伯頓醫生也想要看，我今天才帶來一本。”

“我的那一本改天我到法國領事館官邸來取，好嗎？”伯頓醫生找到趁機脫身的台階，盡管他不記得曾經表示過要讀這本書。

“這個主意好，替我解圍了。”達伯理如釋重負地說。

“伯頓醫生，您千萬早點去取，晚了，達伯理領事的大作要被人取光的。”溫思達領事向終於可脫身的伯頓醫生提醒一句，然後彬彬有禮地抬起法國領事的手臂，請他離開對對起舞的客廳，去書房雅敘。

舒適的書房和客廳隔著長長的光線暗淡的走廊，把客廳裡的樂曲聲擋在門外。一層層柚木書架莊嚴地遮滿書房的四壁，書架上擠著燙金封面的精裝書籍，需要攀上移動的扶

梯才能達到最高層。書房的中央是一張桃花心木獅形腳書桌，桌前桌后共有四把高靠背的臂椅。除此之外，唯一醒目的傢俱是書桌后堅固的保險箱。

達伯理環顧四壁，十足風雅地觀賞溫思達的浩瀚藏書時，溫思達從保險箱裡拿出一個大信封。

"達伯理閣下，您看過這件東西嗎？" 溫思達把信封放在書桌上。

達伯理在書桌邊坐下，從信封裡抽出一張中英文對照的合約，戴上夾鼻眼鏡，仔細看起來，這才明白溫思達請自己離開熱鬧的客廳，到幽靜的書房來不是單純為了顯擺自己的藏書。

合約是兩年前，1868年，溫思達和前任上海道台應寶時簽訂的有關鄰近英國領事館的黃浦江上出現漲灘的土地升科，即歸屬和使用方法。合約規定，該片漲灘作為租界之外的連接之地，歸公共租界使用，但隻能做公共花園之用。以后出現新的漲灘，其土地升科方式，當以這份合約為基礎，另行協商。

"這件事情，本來想放完假期后再來麻煩閣下，但是新任大清上海道台涂宗瀛先生照會我在中國農曆新年之前談判新出現的漲灘土地升科，中國農曆新年之前就是陽歷明年一月，我不想在放假期間打擾閣下，所以希望利用現在這個時候，商討貴我雙方協調對漲灘的立場。" 溫思達等達伯理看完合約后說。

"法國方面的立場一貫是法國優先，希望和貴方的立場，沒有沖突。" 達伯理語氣變得生硬，和剛才討論針灸醫術時的學者風格判若兩人。

溫思達對法國同行的這種態度並不意外。自從法國在普法戰爭中戰敗，元首皇帝投降，在歐洲丟盡臉面，新的共和政府因此推行強硬的外交政策，既為了提升受挫的民族自尊，又希望在海外殖民地有所建樹，以此來挽回整個國家的臉面。

"在上海，英法之間隻有共同的利益，沒有沖突的立場。請。" 溫思達打開書桌上的雪茄煙盒，給達伯理點上雪茄，緩和一下氣氛。

"涂宗瀛要談的是哪一塊新的漲灘？" 達伯理問。

"新的漲灘靠近十六鋪金利源碼頭。金利源碼頭在法租界，金利源碼頭的主人是公共租界裡註冊的旗昌洋行。所以，英法雙方需要有一致的立場，對付同一個涂宗瀛。"

"金利源碼頭邊上有天主教‘三德堂’，漲灘即使歸了租界，從當作公共用途為宜的既定立場來看，‘三德堂’更適合成為漲灘土地升科的主人。上次漲灘歸屬就是那麼定的。"

"上次那片漲灘是同時靠近‘三德堂’和金利源碼頭，這次的漲灘漲得有點歪，單獨靠近金利源碼頭和一個叫徐潤的華人的土地。旗昌洋行大班金能亨先生是個非常慷慨的人，他跟我通過氣，如果‘三德堂’有什麼財務需要，他是樂意幫忙的，於此同時，他將非常感激閣下，如果閣下能幫助他取得這片新的漲灘。"

達伯理一邊聽，一邊慢悠悠地吐煙，冷靜地估量情勢。這個英國佬要我幫助一位美國佬，可是憑什麼我要幫呢？他想了一想，做出一副很為難的樣子，"這件事情極其困難。我既要改涂宗瀛變應寶時定下的規矩，接受一個和公共用途無關的旗昌洋行成為漲灘的主人，又要面對天主教會的責難，說我沒有讓‘三德堂’在新的漲灘上獲利，除非，閣下能幫我做到一件事。"

"英法一體，請吩咐。"

"幫助天主教耶穌會收復江鬆邱家灣的天主教堂。"

溫思達心裡驀地一驚，收復這間江鬆天主教堂的談判是租界社會眾所周知的燙手山芋，原因是這間100年前被雍正皇帝沒收的教堂當初為華人出資所建，所以大清政府隻答應歸還這間教堂給教會，但不答應歸還給洋人。達伯理把歸還這間教堂和替旗昌洋行爭取漲灘掛起鉤來，是故意出難題讓自己知難而退呢？還是達伯理確實受到教會壓力，需要自己助一臂之力？

溫思達覺得最妥善的辦法是找到一個當場不能辨出對錯的建議。於是，他語氣欣然

地說：“目前恰是談判收復鬆江邱家灣天主教堂的大好時機。大清政府已經承認天津貴國領事豐大業死難事件錯在中方，派曾國藩和李鴻章同西方列國談判賠償，我可以立刻寫信給我國駐華大使威妥瑪爵士，敦促他支持貴國政府要求歸還鬆江邱家灣天主堂給天主教耶穌會作為賠償的條件之一，我信裡的措辭，由閣下草擬。您看這樣行嗎？”

達伯理點點頭，暗中佩服溫思達這麼快找到幫助收復鬆江教堂的答案，既然這樣，為什麼不再多釣一條魚呢？“閣下，在一切開始前，我想知道金能亨大班能多慷慨地幫助‘三德堂’？”

“請稍候。金能亨大班就在客廳，我去請他來。”溫思達說完朝書房門口從容走去。這時，他突然發現有白色的煙霧從門縫裡透入，“咦，哪來的煙？”他打開門，一股濃重的白煙撲面而來，噙得他連忙把門重新關上，在那一瞬間，他看清白煙從走廊遠處跟客廳相反方向的廚房處陣陣捲來。

白煙確實起源於廚房。那是因為半小時前，舞會開始的時候，領事館司膳主管趁品酒吃菜的客人暫時減少，關照艾倫去找幾個從“華洋食品行”帶來的華人打雜工到廚房來洗盤洗杯子，以便有足夠的干淨餐具，應付舞會結束後，新的一輪品酒吃菜。

艾倫離開熱氣騰騰的廚房，進入走廊。領事館的建築裡有兩條橫貫東西的走廊，一條是建築正面的半戶外的遮陽走廊，一條是建築內部連接各間屋子的內部走廊。和光照明亮人聲鼎沸的客廳和廚房相比，內部走廊顯得寂靜，昏暗，寒冷。煤氣燈微弱的光芒照不透走廊的幽深，各處都是黑暗的角落。艾倫打了一個寒噤，有點後悔沒有點上蠟燭。他的目的地是衣帽間，因為在那兒打雜的工人，特別是那個因為他會洋涇浜英文所以把他安排在衣帽間招呼賓客的學徒，到晚會散場前一直會閑著，把他們臨時抽到廚房洗盤子，對晚會的服務干擾最小。衣帽間和廚房剛好在走廊的兩端，中間隔著領事法庭，資料室，書房，大客廳，土地科。。。

艾倫踏著幽黑，來到走廊盡頭的最后一扇門，這裡是衣帽間的后門。他轉動門把，

房門無聲地開啟，他從黑暗裡一清二楚地看到明亮的衣帽間，一排排昂貴的皮衣毛裘背朝后門挂在落地金屬衣架上，衣服的領子上別著號碼紙條，用來讓賓客們晚會散場后憑號取衣。架子上的衣服像屏障擋住了艾倫從后門直接看到衣帽間前門的視線。艾倫剛想打開嗓門喊那個學徒工的名字，他的聲音被他看到的一個熟悉的背影壓回喉嚨。

學徒工，一個個頭長得比年齡大的少年，貓著腰，正慢慢地在一排排皮衣毛裘邊移動，他的手挨個伸入衣裘的內外口袋，掏摸一番，把找到的首飾，皮夾，放入一個大皮袋。

艾倫的腦門像被鞭子狠抽了一下，他立刻明白這個學徒正在偷竊賓客們的隨身細軟，而那隻裝臟物的大皮袋好像有點眼熟。“住手，小雜種！”艾倫罵著扑上前去。

學徒扭頭要溜，被艾倫擋住逃出前門的退路，學徒將大皮袋甩向艾倫臉面，趁艾倫躲避大皮袋的瞬間，在艾倫的腰下擦身而過，沖出衣帽間的后門，一溜煙向廚房奔去。艾倫緊追在后，但他沒有大喊“抓賊！”，因為他想悄悄逮住小偷，不要驚動領事館，以免壞了整個“華洋食品行”的名聲。

“不要亂跑，小心燙到！”勝仔不知道發生在衣帽間的事情，看到學徒沒命地奔進廚房，站在油鍋旁大聲呵斥。司膳主管聞聲，想看看發生什麼，從放油桶的木架子后面探出身子擋住了學徒的去路，這時，艾倫追入廚房。沒等艾倫開口，學徒將大皮袋扔向勝仔手握的注滿食油的大油鍋。

油鍋被大皮袋打翻，整鍋的油潑入熱火騰騰的爐灶，掀起巨大火柱，捲向木架子上的油桶。廚師，小偷各自逃閃，艾倫繼續追趕小偷，整個廚房的中央被火海吞沒。

不幸的是，舞會的樂曲聲蓋住了廚房的最初火災聲，當溫思達領事再次打開書房門時，扑面而來的不再是捂住鼻子還能頂住的濃煙，而是席捲長長的走廊，向整個領事館漫延開來的熊熊烈焰。

火勢像無數條長蛇，伸向沿走廊的每一道門，先把門熏成黑色，然後穿過正在化

為焦炭的門框，將鮮紅的火焰，轉黑的濃煙，送入每一個房間。

火焰破門而入，燒到大客廳時，客人們發出一片驚呼尖叫，爭向前門逃生。火舌舔到巨大的聖誕樹，貪婪地吞嚼樹杆樹枝，散發鬆脂的氣味，火舌舔到牆上的油畫，將畫中的人物在燒毀前顯得回光反照般地栩栩如生。窗前的鐵柵欄烤得近乎透明的通紅，大理石的地板表面漸漸化成粉末狀的炭粒。人們在火焰裡逃生，慘呼，嘶叫，咀咒，身體摔倒聲，傢俱撞倒聲，火焰歡快的燃燒聲，匯成地獄般的交響曲。

冒著濃煙烈火和賓客們逃離火海的溫思達領事，奔走在領事館前的草坪上，立即投入指揮從虹口趕來的消防隊員救火。

背靠冬季的夜空，大英駐上海總領事館包裹在橘色大火的懷抱裡，奇形怪狀的濃煙忽而發黑忽而變紅，仿佛黑蛇和紅蛇糾纏在一起，在每一個窗口，每一道門框，盤旋舞躍。長長的火星刺破夜空，飆射到遠處，像慧星落地。牆上出現無數裂縫，大火從裂縫裡鑽出來，匯成金色的瀑布。。。

艾倫終於抓住學徒小偷。

"老實講，你從什麼地方學到的英文？"

"華人兒童收容所。"